

美国的艺伎盟友

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美】涩泽尚子 著

油小丽 牟学苑 译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国的艺伎盟友

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美】涩泽尚子 著

油小丽 牟学苑 译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美)涩泽
尚子著;油小丽,牟学苑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5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7202-3

I. ①美… II. ①涩… ②油… 牟… III. ①日美关系—研
究 IV. ①D871.22②D8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7152 号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Copyright © 2006 by
Naoko Shibusaw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0-256

书 名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作 者	[美]涩泽尚子
译 者	油小丽 牟学苑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装帧设计	刘亭亭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9.75 插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202-3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这又会是一个卷帙浩繁的移译工程！而且，从知识生产的脉络上讲，它也正是上一个浩大工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也就是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海外学府（特别是美国大学）研究东亚某一国别的成果。

然而，虽说两套书“本是同根生”，却又完全可以预料，若就汉语世界的阅读心理而言，这后一套丛书的内容，会让读者更感生疏和隔膜。如果对于前者，人们还因为稟有自家的经验和传统，以及相对雄厚的学术积累，经常有可能去挑挑刺、较较劲，那么对于后者，恐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难以置喙。

或许有人要争辩说，这样的阅读经验也没有多少不正常。毕竟，以往那套中国研究丛书所讲述的，乃是自己耳濡目染的家常事，缘此大家在开卷的过程中，自会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进行挑剔、补正、辩难与对话。而相形之下，眼下这套日本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却是一个外在文明的异样情节，人们对此当然只会浮光掠影和一知半解。

不过，设若考虑到这个文明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考虑到它在当今国际的权重如此之大，考虑到它跟传统中华的瓜葛如此之深，考虑到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产生过如此严重的路径干扰与路径互动，那我们至少应当醒悟到，无论如何都不该对它如此陌生——尤其不该的是，又仅仅基于一种

基本无知的状态,就对这个邻近的文明抱定了先入为主的态度。

还是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60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对冷门的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

正因此才能想象,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产品,忽略了这些器物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

与此同时,又正因此才能想象,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日关系,如此需要强大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的专家访谈那里,往往竟如此令人失望,要么一味宣扬一衣带水,要么一味指斥靖国神社。很少见到这样的专门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立场,并非先意承旨地去演绎某些话语,而是去启迪和引导一种正确的阅读。

那么,除了那两种漫画式的前景,更广阔的正态分布究竟是怎样的?总不至于这两个重要邻邦,除了百年好合的这一极端,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另一极端吧?——由此真让人担心,这种对于外来文明的无知,特别是当它还是极其重要的近邻时,说不定到了哪一天,就会引发代价惨重的、原本并非不可避免的灾祸。确实,要是在人们的心理中,并不存在一

个广阔的理解空间，还只像个无知娃娃那样奉行简单的善恶二元论，那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为一介书生，所能想出的期望有所改善的手段，也就只有号召进行针对性的阅读了，并且，还必须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预先提供足够的相关读物；此外，鉴于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终将越来越走向民主化，所以这种阅读的范围，也就不应仅限于少数精英。正是诸如此类的焦虑，构成了这套丛书的立项理由——正如在上一套丛书中，我们曾集中引进了西方自费正清以降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眼下我们在新的丛书中，也将集中引进西方自赖肖尔以降的、有关日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当然并不指望，甫一入手就获得广泛的反响和认同。回想起来，对于大体上类似的疑问——为什么满足理解中国的精神冲动，反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最新成果？我们几乎花去了二十年的不倦译介，才较为充分地向公众解释清楚。因而，我们现在也同样意识到，恐怕还要再费至少十年的心血，才能让读者不再存疑：为什么加强理解日本的途径，也要取道大洋彼岸的学术界。不过我却相信，大家终将从这些作者笔下，再次体会到怎样才算作一个文化大国——那是在广谱的意义上，喻指学术的精细、博大与原创，而并非只是照猫画虎地去统计专著和论文数量，而完全不计较它们的内在质量。

我还相信，由于这套丛书的基本作者队伍，来自我们二战时期的盟国，所以这些著作对国内读者而言，无形中还会有一定的免疫力，即使不见得全信其客观公正性，至少也不会激起或唤醒惯性的反感。此外，由于这些著作的写作初衷，原是针对西方读者——也即针对日本文化的外乡人——所以它们一旦被转译成中文，无意中也就有一种顺带的便利：每当涉及日本特有的细节和掌故时，作者往往会为了读者的方便，而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和给出注释；而相形之下，如果换由日本本土学者来处理，他们就不大会意识到这些障碍，差不多肯定要一带而过。

不待言,这面来自其他他者的学术镜子,尽管可以帮助我们清洗视野和拓宽视角,却不能用来覆盖我们自身的日本经验,不能用来取代我们基于日文材料的第一手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来置换中日双边的亲历对话,以及在此对话中升华出来的独自思考。而最理想的情况应当是,一旦经由这种阅读而引起了兴趣和建立了通识,大家就会追根究底地上溯到原初语境去,到那里以更亲切的经验,来验证、磨勘与增益它们。

无论如何,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力的上升和自信的增强,中华民族终于成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内外条件,使之已经不仅可以向其国民提供更为多元和广角的图书内容,还可以向他们提供足以沉着阅读和平心思考这些图书的语境。而这样一来,这个曾在激烈生存竞争中为我国造成了极大祸害的强邻,究竟在其充满曲折与陷阱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哪些契机与选择、成功与失败、苦痛与狂喜、收益与教训,也已足以被平心静气地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而借助于这样的知识,我们当然也就有可能既升入更开阔的历史长时段,又潜回充满变幻偶因的具体历史关口,去逐渐建立起全面、平衡、合理与弹性的日本观,从而在今后同样充满类似机遇的发展道路上,既不惧于提示和防范它曾有的失足,也不耻于承认和效仿它已有的成功。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一方面,又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块土地,能如这方热土那样高速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 and 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此外还要提请注意，随着这套丛书的逐步面世，大家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早先那套连续出版了一百多种，而且越来越有读者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其知识创化的原生态中，实则是跟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相伴而生的。作为同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它们往往享有共通的框架与范式，也往往相互构成了对话基础和学术背景。而由此也就不难联想到，尽管西方的区域研究也在面临种种自身的问题，但它至少会在同一个地区谱系中，或在同一个参考框架下，把中日当作两个密不可分的文明，来进行更为宏观的对比研究——这就注定要启发我们：即使只打算把中国当作研究对象，也必须蔚成一种比对日本来观察中国的宽广学风，因为确有不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只要拿到中日对比的大框架下，就会昭然若揭，迎刃而解。

最后，由于翻译这套丛书的任务特别艰巨，既要求译者通晓英文，又要求他们了解日本，也由于现行的学术验收体制，不太看重哪怕是最严肃的翻译工作，给这类唯此为大的学术工作平添了障碍，所以，对于所有热心参赞此项工程的同侪，我既要预先恳请他们随时睁大眼睛，也要预先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并且——请原谅我斗胆这样说——也为他们万一有什么“老虎打盹”的地方，预先从读者那里祈求谅解。当然，这绝不是一个“预先免责”的声明，好像从此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犯任何错误了。可无论如何，我们想要透过这套书提供的，绝不是又有哪位译者在哪个细节上犯下了哪类错误的新闻，而是许多译者经由十分艰苦的还原，总算呈现在图书中的有关日本文明的基本事实——无论知我罪我，我还是把这句老实话讲出来，以使大家的目力得以穿透细枝末节，而抵达更加宏大、久远和深层的问题！

刘 东

2009年8月16日于静之湖·沐暄堂

目 录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刘东 1

导言 1

第1章 妇女和儿童在前 13

“日本玩偶”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日本热” 20

“美国大兵‘爸爸’受到他的幸福‘家庭’的欢迎” 29

宝贝桑(BABY-san)：蝴蝶夫人，约1945-1952年 35

“美国女性的教训” 42

战争新娘与种族宽容性 48

第2章 “像个12岁的男孩” 55

“封建的”日本文化 60

如何看待西方文明 73

成熟的心智和种族包容性 85

日德差别 93

第3章 周日的裕仁皇宫 97

最高盟军统帅和裕仁 104

傀儡天皇 109

一个热爱和平的“模范家居男性” 113

为皇太子开启的窗户 118

东条和其不正常的男性气质 122

区分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 134

第4章 大洋彼岸的叛国审判 140

来自柔弱的少数族裔男性的报复 145

惩治“邪恶的”少数族裔男性 155

余波 171

第5章 神风队队员上大学 177

将年轻的盟友送入美国大学校园 181

前神风队飞行员和奖学金资助的学生 185

展现美国人的最佳形象 202

第6章 化解原子弹罪恶 213

诺曼·卡森斯和“精神的养子” 217

“广岛少女” 225

第7章 好莱坞影片中的日本 255

跨越种族的爱情 263

角色挑选过程中体现的性和种族政治 270

推销同盟观念 276

金钱换来的宽容 279

男艺伎 283

结语 朝阳复升 291

致谢 300

导 言

1941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深感震惊和不安。《时代》杂志将这一事件称为“笑里藏刀的预谋犯罪”，反映了当时美国民众普遍的情绪。“数以万计”毫无防备的、仍沉睡梦乡的美国人被粗暴地惊醒了，大声叫嚣着“这些黄皮肤的杂种！”。美国人在惊讶愤怒于日本空军如何横跨太平洋成功发动偷袭的同时，强烈要求采取报复行动。在弗吉尼亚诺福克的新兵征募中心，第一个前来报名的人宣称：“我要让这些日本佬尝尝我的拳头！”在华盛顿，一位盲目的爱国者由于无法在日本佬身上出气感到沮丧，于是砍倒了华盛顿潮汐蓄水港沿岸的四棵日本樱花树泄恨。在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据说当地资源保护部否决了一项申请，该申请要求颁发600万个价值2美元的捕猎“日本佬”的许可证。资源保护部对该项否决解释说：“捕猎‘日本佬’开放限制，无需证件。”^①太平洋战争释放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种族仇恨，这种仇恨有时近乎于种族灭绝，持续存在于冲突的全过程。^②

① 前文所见引用都出自《时代》杂志，1941年12月15日刊：17-19页；1941年12月22日刊：12-13页。

② 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无情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纽约：万神殿书局，1986。

2 美国人在发动这场“残酷战争”的时候,受到了此前既有的“黄祸论”的影响——美国的日本移民勤俭、善于模仿、精明。日本佬被描述成不可被同化、只靠米饭就能生存、对欧美工人及农民的生计存在破坏威胁的民族。^①许多美国人认为“日本佬”让人琢磨不透,他们用卑鄙的手段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而珍珠港偷袭事件使得美国人确信日本人的确是一个绝无仅有、奸诈狡猾的民族。由于太多的美国人都认为这种阴险奸诈是日本人固有的民族特性,以至于日本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也像国内的日本人一样被归类为美国的敌人。美国联邦政府以军事需要这一虚假偏执的借口为由,将整个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包括婴儿、孩童、少年还有成年人——都作为潜在的破坏者集中拘禁起来。

二战接近尾声时,《时代》、《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说:“美国人不得不学着仇恨德国人,但对日本佬的仇恨却来得很自然——就像曾经与印第安人斗争时的仇恨一样自然。”^②对他以及其他上世纪中期的美国人而言,种族仇恨和文化对立是很“自然的”或者说是基本常识。^③在他们的眼中,不论是土著印第安人还是日本人都是“野蛮人”,坚守一些奇怪的不合理的信念,而不遵从“文明的”西方传统规范。日军对盟军战俘的野蛮残忍行径以及他们对天皇的所谓自杀式效忠使得美国人认为日本佬是比德国人更残暴可耻的敌人,也因此太平洋战争更为残酷。因为美国同德国文化上的相似性,大部分美国人将“好德国人”与纳粹加以区分,但他们却倾向于将所有日本人作为效忠“天皇”的狂热分子加以惩罚。^④

① 该观点的详细内容,参见科琳·莱(Colleen Lye),《美国的亚洲:种族形式和美国文学》(*America's Asia: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占领东京之后又该怎样?》(“On to Tokyo and What?”)《生活》,1945年5月21日刊,第32页。

③ 迈克尔·保罗·罗金(Michael Paul Rogin),《安德鲁·杰克逊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征服》(*Andrew Jackson an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75年:第7页,第12页。

④ 道尔,78-79页。

战争结束后,许多美国的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仍旧视日本人为敌人。实际上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后悔没在日本多投几枚原子弹。在庆祝第三舰队返航旧金山的宴会上,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表明对那些为确保“彻底击败冷酷敌人”而忍辱负重和捐躯的美国战士而言,对日本的“宽大”行为将是对他们的侮辱。^①在报纸头版刊登由前战俘陈述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词同时,哈尔西善用时机表明了观点,他的观点得到许多无意对日本人表示善意的美国人的认同。

很明显,战后许多美国人仍然厌恶“日本佬”,但由于战后不久冷战的加剧,日本成了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尽管战争期间美国的轰炸机几乎炸毁了日本所有的城市,但日本仍算是一个有着金融机构、交通通讯设施和一批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力的工业国。日本保留着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必需的成分,在战略意义上,它的地理位置远离亚洲大陆,日本凭借这种种优势成为美国在远东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看到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美国决策者的忧虑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他们只得将注意力放在对前敌国的经济复兴上,以试图使日本成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典范。^②因此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放弃占领初期对日的首要政策:即对日进行民主化,以及让日本对亚洲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负责。在1947年到1948年后,盟军最高统帅部这个驻日军政府走上了一条历史学家称为“逆转路线”的道路。盟军最高统帅取消了许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例如土地再分配计划,取消了变日本为民主平等国家的计划。⁴为了加强日本的经济复兴,美国还停止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败国赔偿,并且强迫亚洲国家再一次成为日本的准殖民原材料供应国。不仅如此,美国还变本加厉地为裕仁天皇辩护,这场破坏性极大的战争正是以

① 劳伦斯·E·戴维斯(Lawrence E. Davies),《哈尔西谴责对日怜悯》(*Leniency to Japan Decried by Halsey*),选自《纽约时报》,1945年11月17日刊,第5页。

② 同时,美国对主要的欧洲敌人采取了同样的举措,专注于加强西德的经济以抵抗欧洲的共产主义威胁。

裕仁的名义发动的,给数百万的亚洲人民带来重大伤亡及痛苦,但美国却拒绝将其作为战犯审判。^① 这样一来,日本这个二战中亚洲首要的侵略者在随后的冷战中却成了该地区最大的受益国。美国为推进其冷战目标,对日本经济的保护和培植为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打下了基础。^②

我们了解了美国决策者为何在二战后很快就与日本建立重要的盟友关系,可是对于他们如何在战后对日政策上获得美国民众支持这一点我们知之甚少。就在不久前日本佬还被彻头彻尾地唾弃为戴着可乐瓶

① Kazuo Kawai,《日本的美国占领时期》(*Japan's American Interlud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美国的对日占领:亚洲冷战的起源》(*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重建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占领》(*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主编,纽约:自由出版社,1987;霍华德·舍恩伯格(Howard B. Schonberger),《战争的后果:美国人和日本的重建,1945-1952》(*The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1952*),肯特: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约翰·W.道尔,《拥抱失败:二战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纽约:W.W.诺顿,1999;艾奇·泰克梅(Eiji Takemae),《盟军统帅部内幕:盟军的对日占领及其遗迹》(*Inside GHO: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Its Legacy*),罗伯特·里基茨·塞巴斯蒂安·斯旺(Robert Ricketts and Sebastian Swan)编译,纽约:连续体出版社,2002;Yoneyuki Sugita,《陷阱还是解药:美国占领日本的讽刺意义》(*Pitfall or Panacea: The Irony of US Power in Occupied Japan*),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3。有关天皇可参见:Masanori Nakamura,《日本的君主政体:大使约瑟夫·格鲁和“天皇体制象征”的塑造,1931-1991》(*The Japanese Monarchy: Ambassador Joseph Grew and the Making of the "Symbol Emperor System" 1931-1991*),赫伯特·P.比克斯·乔纳森·贝克贝茨·德里克·鲍恩(Herbert P. Bix, Jonathan Baker-Bates, Derek Bowen)编译,纽约阿尔蒙克:M.E.夏普出版社,1992;Daikichi Irokawa,《裕仁统治时代:探寻现代日本》(*The Age of Hirohito: In Search of Modern Japan*),Mikiso Hane, John K. Urda 编译,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赫伯特·P.比克斯(Herbert P. Bix)《天皇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形成》(*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社,2000;肯尼斯·劳夫(Kenneth Rouff),《人民的天皇:民主与日本君主体制,1945-1995》(*The People's Emperor: Democracy and the Japanese Monarchy, 1945-1995*),麻省剑桥: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1。

② 阿伦·福斯伯格(Aaron Forsberg),《美国与日本奇迹:1950-1960冷战时期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America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Cold War Context of Japan's Postwar Economic Revival, 1950-1960*),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2000;Sayuri Shimizu,《创造一个富有的民族:美国和日本经济抉择》(*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Economic Alternatives, 1950-1960*),肯特: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2001。

底眼镜,长着龅牙的类人猿,美国民众怎么会这么快就接受与其结盟了呢?精英决策者可能已决定将日本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但美国民众是如何在战后不久就接受这项政策的呢?

要理解美国民众对日态度由憎恶的种族敌人到重要盟国的巨大转变,我们可以在美国大众话语中寻找线索。战后的美国大众话语中认定两个“自然的”不争的等级关系——男性高于女性,成年人高于儿童——并且将这种等级关系比拟在“白种人”同“有色人种”的美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上。将日本比喻成女性,这样日本的政治附庸国的身份就像艺伎附属于男性客人一样顺理成章;而日本被比作孩童则突出了其成长为“民主”国家的潜能。战后美国人开始用这种普遍接受的、既有的、对性别和成熟度的思想意识看待美日关系。美国民众在性别与成熟度这两个互相强化的概念框架下理解美日双边关系,也开始不再将日本人看做野蛮人,而是需要美国引领和爱护的附属物。换句话说,性别和成熟度的意识形态帮助美国人弱化了对日本的种族敌对。将仇敌女性化或视其为不成熟孩童的做法使美国民众较容易将“日本佬”人性化,继而赋予他们以新的角色:他们是美国人的职责。

就像种族和性别,成熟度这种意识形态也帮助阐释权力等级体系。自然生物界的例子很早以前就被用作概念上的比拟来说明政界的特权和统治。“成熟”象征着能力、智慧以及自我约束力,在美国人看来,有色人种还不具有这些被认为是赋予白种人以地位和权利的特点。然而与种族和性别不同的是,这两点是注定不变的,不成熟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二战前,美国的决策者们就强调过“不成熟”这一概念隐含着—一个民族有可能成长为有“责任感”的民族,还用这种思维解释说有些民族在还未“准备”好自治之前可以做“临时”附庸国,但往往操作时却毫无诚意。二战后的决策者们却热衷于这一观点,认为有色人种的国家也可以“成长”为现代化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信念为后来所谓的现

- 6 代化理论奠定了基础。^① 由于战后美国强调有色人种国家也有可能朝现代化“发展”，评论家则借题发挥称，美国表面上拒绝相信生物学上人种差异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在继续推进国际种族等级体系。^②

种族、性别和成熟度，这些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叠床架屋，相互扶持。同时它们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受历史背景和客观形势制约。外交历史学家麦克·亨特对意识形态下了个实用的定义：意识形态是指“一套互相联系的信念和观点组成的体系，能够将特定的现实化繁为简，归纳为容易理解的条目并提出应对这一特定现实的适当方式方法”^③。意识形态既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方法，又为我们提供了在具体时机适合采取的特定对策。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美国社会的种族意识形态曾要求贵族阶级承担起“白人的负担”，也曾倡导过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当然并非意识形态中所有的信念和观点都是经久不变的。19 世纪末的学术研究向美国人宣称：恒定不变的生物性差异表明，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是劣等人种。到了 20 世纪中期，有关变异和“变态”社会心理形成的研究再一次以微妙的方式加强了美国人原有的信念，那就是有色

① 迈克尔·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肯尼迪时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和对第三世界政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0;戴维·恩格曼、尼尔斯·吉尔曼、马克·黑费尔、迈克尔·雷迅马(David C. Engerman, Nils Gilman, Mark H. Haefele, and Michael E. Latham)编著,《阶段演变:现代化、发展、冷战》(*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ld War*),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2003;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未来的亚洲: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

② 在整个 20 世纪,美国的决策者们常认为其他民族“太不成熟”,不能掌控民主,并以此为托词来合理化美国对专制主义者和右翼独裁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专制主义者控制着诸如伊朗、危地马拉、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韩国等国家——仅以这几国为例——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同时保护美国在此的投资。参见戴维·施米茨《感谢上帝他们支持我们:美国和右翼专政》(*Thank God They're On Our 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ght-Wing Dictatorships, 1921-196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9。

③ 该定义引自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迈克尔·亨特(Michael H. Hunt),《意识形态和美国外交政策》(*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Ⅺ),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

人种是劣等人种。因此要了解美国民众对日本看法观念的逆转,我们必须仔细研究这些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历史背景。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重建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者这一新角色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在原有等级体系面临挑战的变革的世界里,美国对民主作用的想法。美国国内两性关系及种族关系的变化是最为切实的。当时女性已准备好挑战欧美男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既定统治地位,要求维持二战期间女性享有的更多的权利、机会和待遇。尽管女性有组织的公然对抗的势头直到几十年后才有所增长,但在战后的话语中,它对瓦解传统性别等级的作用显而易见。的确,美国人在冷战文化中将日本女性描绘成女性的典范的做法可被视为是对这一新思想方式的抵抗。而在国外争取民主的斗争不断胜利的背景下,美洲黑人在争取社会地位及政治权利平等上组织得更为完备,准备得更为充分。他们的境遇以及美国社会事实存在的种族歧视加强了美国人对民主社会需要“包容”少数族裔这一话题的探讨。美国人这种对待少数族裔——包括新近被拘禁的日裔美国人——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出于道德良知,而是美国在寻求将新兴的独立国家争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为国家威望考虑而制定的外交政策。^①

因此日本战后的形象是美国国内种族及性别关系变化所引起的思想转型的产物,也是美国开始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战略产物。当然日本也参与了这一形象改变的过程,试图向美国人展示日本是个崇尚和平的可靠盟友,但是在此我所关注的是涉及日本的美国话语和文化以及 20 世纪中期从全球视野出发的美国如何理解自己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① Mary L. Dudziak,《冷战时的民权:种族与美国的民主形象》(*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托马斯·博斯特尔曼(Thomas Borstelmann),《冷战和种族分界线:世界范围内的美国种族关系》(*The Cold War and Color Line: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